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A/35/375  
S/14086

5 August 198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23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五年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

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附上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23）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 使

乔斯孔·克尔贾（签名）

\* A/35/150.

80-18564

附 件

一九八〇年八月四日

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我谨随函附上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阁下给阁下的信。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23）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

附 录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五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希族塞人领袖斯派罗斯·基普里亚努先生最近的公开声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并且让人相当怀疑基普里亚努先生是否真想按照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我于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在你面前达成的协议，以两族和两区组成联邦的办法，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尽管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的“十点协定”的第2点已认可了“四项准则协定”，尽管一九七五年的维也纳第三回合会谈已达成了关于交换人口的协议，基普里亚努先生仍然坚持“两个区域”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所设想的不是建立联邦制，而是在一个单元国家内，赋予土族塞人以区域行政权力）并且（不顾“四项准则协定”的第三项准则）仍然在高谈“所有的难民”返回他们的家园。

我不时感到必须在我的公开声明中提请大家注意基普里亚努先生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及其危险后果。在我七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发表的公开声明（附件一和二）中，我提议阁下与基普里亚努先生谈谈他最近的公开声明，问问他是否真要进行对话？是否同意两族共同建立联邦国家？是否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交换人口的协议，再重新提出讨论？我已在公开声明中指出，如果基普里亚努先生最近在演说中所说的就是他真正的政策，那么，同他讨论塞浦路斯问题就徒劳无益了。

最近，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希族塞人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康士坦丁努先生在伦敦公开透露了基普里亚努先生的真正目的，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怀疑，并且证实了我们的疑虑。下面是一九八〇年七月二日《塞浦路斯邮报》的报导康士坦丁努先生在伦敦希族塞人的聚会上演说摘要，是非常重要的，暴露了真相：

“不过，康士坦丁努先生说，基普里亚努总统曾坦白地告诉了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代表团，他相信马卡里奥斯当时是受了美国总统特使克利福德先生的“骗”才提出了这样的提议，而基普里亚努相信，还可能回到政变和入侵以前的局面，回到订正的《苏黎世协定》。

“康士坦丁努先生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如果采取这种办法，可能出现冒险和塞岛两族分别与希土统一。

“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发言人说，基普里亚努不同意这种解决办法，因此他当然想要避免两族会谈了。”

如果基普里亚努先生所遵循的政策，就是他坦白告诉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代表团以及他最近演说所肯定的那样，那么，我现在要重复一次先前对你的公开呼吁，请你弄清楚基普里亚努先生到底是不是真心想要依照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二日的准则协定，在两区组成联邦国家的基础上，进行对话。

基普里亚努先生坚持要“两个区域”而非“两区联邦”的解决办法，以及上述他对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代表团的坦白相告，显然是想使时光倒流，回到政变前的一九六三—一九七四年期间（这段期间，基普里亚努称之为“愉快的日子”——当然是指希族塞人而言），在这段期间，按照臭名昭著的“阿克里塔斯计划”（该计划曾作为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A/33/115-S/12722 号文件的附录，分发给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sup>a</sup>，塞浦路斯的土族人备受骚扰，他们被剥夺了一切基本人权，横遭屠杀；103个土族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30,000土族塞人因此无家可归。希族塞人领导（包括基普里亚努先生在内）在那段期间，作为蓄意推行一种政策的手段，悍然侵犯土族塞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种种详情，阁下知之甚详，也详细记载于阁下和你的历届前任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各次报告中。

谨请将此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23）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签名）

<sup>a</sup> 该计划的全文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年，一九七八年四、五和六月补编》，S/12722号文件。

附件一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三日的公开声明

希族塞人真要进行严肃的会谈吗？

基普里亚努先生每次谈及两区联邦时，总是说“两个区域”。而马卡里奥斯和我是说“两区”，这是基本的基本。

普里亚努先生说，“两区”所隐含的意义使他心惊肉跳。他说如果他用“两区”这个字眼，塞浦路斯岛将会分割为二。说“两区联邦”等于“分治”，这纯粹是基普里亚努先生的想象。其实，他是不赞成联邦制所包含的平等原则。事实上，基普里亚努先生是不赞成联邦制所设想的两族人民平等伙伴关系的原则。

我们曾经书面告诉瓦尔德海姆先生，我们所说的两区联邦制是什么意思。瓦尔德海姆先生说我们的提议“充实而具体”，并且转给了基普里亚努先生。基普里亚努先生立即回答：“不”。但是，如果他看了和研究了我们的提议，他就会明白，我们的要求只是：在与马卡里奥斯协议的原则的范围内，重新建立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合伙的政府。土族塞人在独立和主权的塞浦路斯享有不可剥夺的，共同立国的伙伴权利。而希族塞人为了摧毁一九六〇年组成的伙伴共和国，横暴压迫土族塞人已经十一年之久。

又说“两个区域”，又说些这个那个基普里亚努先生所采取的立场不但抵触现实，并且也没有诚意想把某些权利交给地方行政当局。这样的立场和态度，可见他是不赞成当年我们同马卡里奥斯签订的四项准则协定（打从第一天起，他就反对该协定）。这样，他也不赞成根据我们同马卡里奥斯签订的四项准则协定而签订的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九日的协定。事实上，五月十九日的协定签订以后，使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抵触这一协定的决议，就已立即证实了这一点。

只要基普里亚努先生继续以这种决议作掩护，竭力想要成为塞浦路斯的主人，分裂一定会加深。不承认已成事实的人口交换，并且妄想所有离乡背井的人都返

回原笈来解决问题，基普里亚努先生是暴露出他不愿意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基普里亚努先生毫无人性的公开声明，对失踪人士的问题全无诚意，这说明了他的真正野心。

基普里亚努先生坚持使用武力，剥夺被摒于政府之外和国家之外的土族塞人共同立国的伙伴权利，一心要消除意在维护塞浦路斯独立和主权的各种保障。

我们提议瓦尔德海姆先生注意基普里亚努先生最近的演说，问他是否真要进行对话？是否同意伙伴关系的联邦？是否要把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交换人口的问题重新提出再讨论？

如果基普里亚努最近演讲所说的话是他的真正政策，那么，与他讨论塞浦路斯问题，是徒劳无益的。让希族塞人有机会找出一个比较现实的领导，不但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附件二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公开声明

希族塞人民主党以基普里亚努先生的名义宣布，他们强调“两个区域”，他们企图把这个说成已故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政策，这显示他们正在施展诡计，玩弄字眼欺骗他们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

我和马卡里奥斯曾经讨论过“两区”而不是“两个区域”。瓦尔德海姆先生在关于他的就职演说的接触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希族塞人领导转而强调“两个区域”是想要恢复一九六三——一九七四年期间的无人道政权，避免与土族塞人建立伙伴关系的政府。基普里亚努先生不想通过谈判建立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的两区联邦伙伴关系。基普里亚努先生在这十一年中惨酷屠杀土族塞人，使30,000土族塞人无家可归，使他们饥寒交迫、贫苦无告，就此以“政府”自居，幻想他已拥有塞浦路斯。有了这个虚假的篡夺来的“政府”头衔，他就觉得不需要与我们妥协建立两区联邦了。非常明显的，基普里亚努先生竭力要回复到一九六三——一九七四年期间。

基普里亚努先生是不赞成我们与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签订的“两区”协定，他在浪费时间玩弄字眼。七月二日《塞浦路斯邮报》刊载了他给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的信，暴露了这一事实。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来，基普里亚努先生不喜欢马卡里奥斯与我签订的协定，他说马卡里奥斯是被骗了。据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说，基普里亚努先生一心认为可能回到政变前即一九六三——一九七四年期间的局面，最多只考虑一个类似《苏黎世协定》的协定。在同一个声明中，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又指出，基普里亚努先生因为采取这种政策，就不支持两族会谈，强调他采取避免会议的政策，并且着重指出根本没有希望与基普里亚努先生达成妥协或协议。

这些不幸的事实促使我在昨天的声明中要求瓦尔德海姆先生查明基普里亚努先生的真正意向。幻想要把土族塞人带回到一九七四年以前那段期间的人，不可能期望他会与我们讨论建立伙伴关系的联邦。这就是为什么时间被白白的浪费了。